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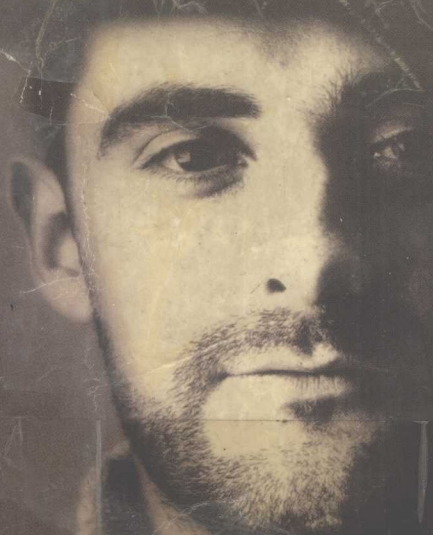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城堡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著

汤永宽译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 城堡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著

汤永宽译

Franz Kafka  
DAS SCHLOSS

*Franz Kafka*  
*Das Schloss*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选收现当代、重点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名作，暂定三十种。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社会 and 主要文学流派的风貌，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

城 堡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  
汤永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6 字数 236,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7-5327-2000-4/I·1189

定价: 15.60 元

## 前 言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著名小说家和他的作品,对我国读者来说,至今还不十分熟悉。但是在国外,从三十年代起,卡夫卡就引起人们的注目,而且越来越赢得人们的推崇和赞赏。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众多的知名作家起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的奥秘。尽管众说纷纭,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竟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一门学科了。卡夫卡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sup>①</sup>,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sup>②</sup>。

卡夫卡的一生却是平淡无奇的,他仅仅活了四十一个年头。他于一八八三年生于当时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捷克犹太商人。他自小喜爱文学,中学毕业后,一度学过文学和医学,不久屈于父命,在布拉格大学转攻法律,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和半官方的工人保险所供职。此后的岁月,他蛰居柏林郊外埋头写作。他曾两度订婚,而因健康关系始终没有结婚。一九二四年死于肺病。

卡夫卡的作品,除了七个中短篇小说的结集是他在世时发

表的以外,大部分作品,包括他的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审判》(1925)、《城堡》(1926)和《美国》(1927),都是由他大学时代的知友马克斯·布洛德在他死后编辑出版的。

但是在西方评论家的心目中,卡夫卡留下的作品却像谜一般地复杂。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说,对这些作品“人们无法作直截了当的阐释。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淡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那么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至于这种梦魇和苦痛的由来,“不论是从犹太人的或非犹太人的宗教来解释卡夫卡,都无法阐明他的作品的真谛”,但是“自从贝尔森的揭露和广岛的炸毁以后,我们都开始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严重的罪愆:不论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我们很少有人会反对原罪(Original Sin)说了”<sup>③</sup>。这也就是说,来自人的原罪。这正如奥茨试图从中国老子的哲学和佛教的禅宗来解说卡夫卡的奥秘一样,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但是伯吉斯作为一个西方人,作为作家,说“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而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这无疑符合事实的。

卡夫卡揭露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灾难的迫害下以致

---

① 美国女作家奥茨:《卡夫卡的天堂》(Kafka's Paradise),见论文集《新的天国,新的大地》(New Heaven, New Earth, Fawcett Crest, New York, 1974),第248—276页。

② 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卡夫卡问题·K的寻求》,引自上书第248页。

③ 伯吉斯:《当今小说》(The Novel Now, Faber, London, 1971)第34页。贝尔森是西德汉诺威附近一个村子,与邻近的贝尔根村是纳粹禁锢和灭绝囚犯的集中营的所在地。

“异化”而变为虫(《变形记》);揭示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原罪感,因此接受亲父的判决而甘心投河自杀(《判决》),或者甘心蒙受无妄之灾,接受莫须有的罪名,俯首就刑(《审判》);描绘社会等级森严,权贵高踞于平民之上,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官僚机构密密层层,像迷宫一般,显得强大而又神秘(《城堡》)……这些方面,卡夫卡的作品确实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他被视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被视为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存在主义体系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他的揭示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自我存在的徒然无望、痛苦、孤独,以及他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兴起的荒诞派戏剧和在美国出现的黑色幽默派小说。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卡夫卡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作家,他的观察力竟然如此敏锐,他对现实的剖析也颇为深刻,而他的艺术手法又是那么独特。他往往能察觉到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运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他寓讽喻于象征、夸张,貌似荒诞不经而含有深意,因此,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寓言的色彩。而由于他所把握的一些带本质性的社会现象或问题(他在作品中往往并不明确规定时间和地点)包容于一个相当宽广的历史范畴之内,因此,他的作品又带有预言的意味。

然而卡夫卡的世界观同样是充满矛盾的。他在日记里有这样两段勉励自己的话:

“不要失望,甚至对你并不感到失望这一点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新的力量来临,给你以

资助，而这正表明你是活着的。”

“一场倾盆大雨。站立着面对这场大雨吧，让它的钢铁般的光芒刺穿你，你在那想把你冲走的雨水中飘浮，但是你还是要坚持，昂首屹立，等待那即将来临的无穷无尽的阳光的照耀。”

尽管如此，从他的作品中所透露的，他的世界观是悲观失望的，厌世的。他生活的时代正当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时代。他的作品正是这个带有浓厚的反动的、封建专制色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折射的镜子。卡夫卡对这样一个社会怀着深深的悲观失望，厌恶，否定，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正是卡夫卡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一个原因。但是卡夫卡毕竟看不到出路，他看不到时代的潮流汹涌前进，看不到历史总是经历千回百折而在前进。他悲观厌世，否定存在，否定一切，否定自己，甚至否定自己的作品，要他的知友在他死后把他全部作品付之一炬。因此，在我们看来，卡夫卡是他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夜的鸱鸟，而不是迎唱新的未来时代的云雀。

《城堡》这部长篇小说最富有卡夫卡特色，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 K，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城堡之聘长途跋涉前往工作。他理所当然地要求进入城堡面晤当局报到受命。但是他从到达城堡所辖的一个村落的当晚起就受到重重阻挠，置身于一场无休止的斗争之中。他无权投宿在村子里的小客栈，无权进入城堡，无权会见城堡伯爵、城堡的部长，只能通过部长所派遣的信使接受指示或提出报告，由村子的村长负责领导。于是以主人公 K 为一方，执意要求进城堡，而以城堡当局以至包括城堡所辖的小村（甚至包括村里的客栈、旅

馆、学校)的全体村民为一方,坚决拒绝 K 的任何要求,双方展开了斗争。城堡就在村子的山冈上,但是可望不可即,它像一只巨兽冷漠地、威严地高踞在那里,仿佛向 K 威胁似的。城堡代表着一部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机器,那里有密密层层等级,数不尽的部门,数不尽的官吏,但大批公文却又长年尘封,无人处理。K 面对着这座庞大的城堡,在森严的等级、严密的官僚机构、显贵的权势的重围中孤军奋战,他的斗争注定是徒劳的,无望的。直到最后他既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当局。通篇作品笼罩着卡夫卡特有的那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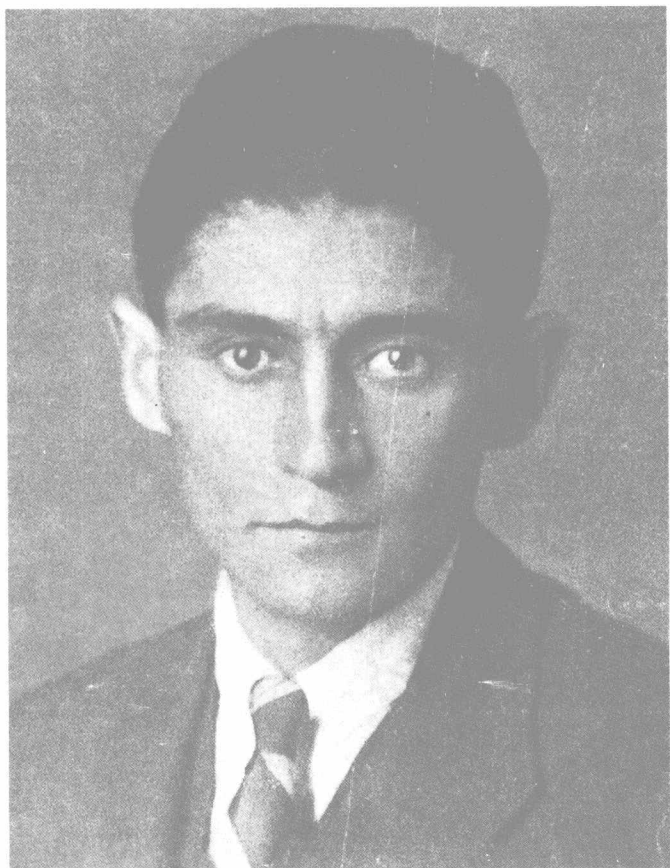
《城堡》同其他两部长篇小说《审判》和《美国》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原先只有十八章,没有结尾。编者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的附注中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 K 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是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城堡》德文本第一版(卡夫卡是用德文写作的)问世后,编者在整理作家的遗稿时发现了第十八章的续篇和第十九、二十章以及其他不同稿本、片断和作者删去的章节。编者在此后出版的德文定本中,除原有的正本第一至十八章之外,并收入了第十八章的续篇和第十九、二十章作为附录。

中译本第一至十八章是我翻译的。附录部分的第十八章续篇和第十九章由陈良廷同志翻译,第二十章则是徐汝椿同志所译。

汤永宽





作 者 像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城堡 第一版正文

|            |   |
|------------|---|
| 一——十八..... | 1 |
|------------|---|

### [附录]

|                 |     |
|-----------------|-----|
| 十八(续篇)——二十..... | 273 |
|-----------------|-----|

## —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接着他向前走去,寻找今晚投宿的地方。客栈倒还开着,客栈老板尽管已经没法给他腾出一间房间来,而且时间这么晚,意想不到还有客人来,也使他感到恼火,可他还是愿意让K睡在大厅里的草包上。K接受了他的建议。几个庄稼汉还坐在那儿喝啤酒,但是他不想攀谈,他到阁楼上给自已拿来了一个草包,便在火炉旁边躺了下来。这里是一个很暖和的地方,那几个庄稼汉都静悄悄的不吱一声,于是他抬起疲乏的眼睛在他们身上随便转了一圈以后,很快就睡熟了。

可是不多一会儿,他给人叫醒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穿得像城里人一样,长着一张像演员似的脸儿,狭长的眼睛,浓密的眉毛,正跟客栈老板一起站在他的身边。那几个庄稼汉还在屋子里,有几个人为了想看得清楚一些和听得仔细一些,都把椅子转了过来。年轻小伙子因为惊醒了K,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歉意,同时作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城守的儿子,接着说道:“这个村子是属于城堡所有的,谁要是住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过夜,也可以说就

是住在城堡里。没有伯爵的许可,谁都不能在这儿耽搁。可是你没有得到这种许可,或者起码你没有拿出一张这样的证件来。”

K 已经支起了半个身子,现在他理了理自己的头发,抬起头来望着这两个人,他说:“我这是闯进了哪个村子啦? 这儿有一座城堡吗?”

“一点不错,”年轻小伙子慢条斯理地回答道,这时,满屋子的人都对 K 这句问话摇头,“这儿是我的大人威斯特 - 威斯伯爵的城堡。”

“难道一个人得有一张许可证才能在这儿过夜吗?”K 问道,似乎想弄清楚自己所听到的会不会是一场梦。

“一个人必须有一张许可证,”那个小伙子伸出臂膀向那些在场的人说,他那种手势带着鄙视 K 的嘲笑意味,“难道一个人不需要有许可证吗?”

“唔,那么,我就得去搞一张来,”K 说,打着哈欠推开毯子,像是准备起来的样子。

“请问你打算向谁去申请许可证?”小伙子问他。

“从伯爵那儿呀,”K 说,“只有这么办啦。”

“深更半夜的,想从伯爵老爷那儿去搞一张许可证!”小伙子往后退了一步,叫嚷了起来。

“这样办不到吗?”K 冷冷地问道。“那你干吗叫醒我?”

这一下把小伙子惹恼了。“你少耍你这种流氓态度!”他嚷道。“我坚决要求你尊重伯爵的权威! 我叫醒你是通知你必须马上离开伯爵的领地。”

“这种玩笑已经开够啦,”K 用一种特别冷静的声调说着,重新躺下来,盖上了毯子。“你未免有点儿过份啦,我的朋友,明天

我得谈谈你这种态度，假如需要的话，客栈老板和诸位先生会给我作证的。让我告诉你吧，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们明天就会带着工具坐了马车来到这儿。我因为不想错过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这才徒步走来的，可是不幸我一再迷失路途，所以到得这么晚。在你想要来通知我以前，我早就知道上城堡去报到是太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晚权且在这样的床铺上过夜的缘故，可是你，不妨说得客气一点，却粗鲁无礼地把我吵醒了。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先生们，晚安，”说罢，K 就向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听见背后这样犹豫不决地问着，接着是一阵沉默。但是那个小伙子很快又恢复了自信，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充分表示他关心 K 的睡眠，但是他的话还是能让人家听得很清楚。他对客栈老板说：“我得打电话去问一问。”这么说，在这样一个村店里居然还有电话机？凡是应有的设备，他们全都有。眼前这个例子就使 K 感到惊奇，但是总的说来，他也确实预料到的。电话机似乎就装在他的头顶上面，当时他睡意正浓，没有注意到。假如那个小伙子非打电话不可的话，那么，即使他心眼儿再好，也还是免不了要惊动 K 的，因此，唯一的问题是 K 是否愿意让他这样干；他决定让他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装作睡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又翻转身来，仰天睡着。他看得见那些庄稼汉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来了一位土地测量员，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扇通向厨房的门已经打开，整个门框给客栈老板娘那副庞大的身子堵住了，客栈老板踮着脚尖向她走过去，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电话机上的对话开始了。城堡的城守已经睡着了，可是一位副城守——副城守之一——名叫弗里兹的还在那儿。那个小伙子一面通报自己是希伐若，

一面报告说他发现了 K，一个其貌不扬、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枕着一个小背囊，正安静地睡在一只草包上，手边放着一根节节巴巴的手杖。他自然怀疑这个家伙，由于客栈老板的显然失职，那么他，希伐若，就有责任来查究这件事情。他叫醒了这个人，盘问了他，并且给了他正式的离境警告，可是 K 对待这一切的态度很无礼，也许他有着什么正当的理由，因为临了他声称自己是伯爵大人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这种说法至少总得要有官方的证实，所以，他，希伐若，请求弗里兹先生问一问中央局，是否真的盼望过这么一个土地测量员来着，然后请立刻电话回复。

这样，当弗里兹在那边查询，小伙子在这边等候回音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K 没有挪动位置，甚至连身子也没有动一下，仿佛毫不在乎似的，只是望着空中。希伐若这种混合着敌意和审慎的报告，使 K 想起了外交手段，而像希伐若这么一个城堡的下级人员居然也精通此道。而且，他们还勤于职守，中央局在夜里还有人值班呢。再说，他们显然很快就回答了问题，因为弗里兹已经打电话来了。他的答复似乎够简单的，因为希伐若立刻放下了听筒，生气地叫了起来：“就跟我原先说的一样！什么土地测量员，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一个普通的招摇撞骗的流浪汉，而且说不定比这更坏。”K 一时转念，希伐若、庄稼汉、客栈老板和老板娘也许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为了至少能躲避他们第一阵袭击，于是他紧紧地缩在毯子里。但是电话铃又响起来了，而且，在 K 听来，铃声似乎响得特别有力。他慢慢地探出头来。尽管这回电话不可能也跟 K 有关系，但是他们都静了下来，希伐若再一次拿起听筒。他谛听了对方相当长的一段话以后，便低声地说：“一个误会，是吗？我听了很遗憾。部长本人是这么说的吗？怪极了，怪极了。教我怎么向土地测量员解释这一切

呢？”

K竖起了耳朵。这么说，城堡已经承认他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啦。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样对他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关于他的情况，城堡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报告，估计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因此，含着微笑接受了这样的挑衅。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对他很有利，因为假使他的解释是对的，那么他们就是低估了他的力量，他也就可以有比之于自己所敢于想望的更多的行动自由。可是假使他们打算用承认他是土地测量员的这种高傲的上司对下属的态度把他吓跑，那他们就打错了主意；这一切只不过使他身上感到有一点不好受，如此而已。

希伐若怯怯地向他走过来，但是他挥了挥手把希伐若赶走了。客栈老板殷勤地请他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他也拒绝了，只是从老板手里接受了一杯热茶，从老板娘手里接受了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他甚至不用提出让大家离开这间屋子的要求，因为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一拥而出了，生怕他第二天认出他们是谁。灯已经吹灭了，最后静静地留下他一个人。他沉沉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连老鼠在他身边跑过一两次也没有把他惊醒。

吃了早餐以后，客栈老板告诉他，早餐以及他所有的膳宿费用都由城堡负担。他准备马上出门到村子里去，但是看到老板似乎为了昨天晚上怠慢了他，老是含着沉默的哀求在他的身边打转，他对这个家伙感到有点怜悯起来，便请他坐一会儿。

“我还没有见到伯爵，”K说，“可是他对活儿干得好的人，准会付给优厚的酬报的，是不是？像我这样路远迢迢从家乡跑到这儿来，就得在口袋里装进一点东西才能回去啊。”

“体面的先生用不着为这种事情犯愁。在我们这儿，没有人

会抱怨人家少给了他工钱的。”

“唔，”K说，“我可不是像你们这样胆小的人。即使对伯爵那样的人，我也敢表示我的意见。但是当然啦，用不着费什么麻烦就把一切事情都解决，那就更好了。”

客栈老板坐在K对面的窗架边上，不找舒适一点的地方坐下来，他那对棕色的大眼睛含着忧虑的神色直愣愣地望着K。起初他一心想跟K在一块儿聊聊，可是现在他似乎又急于想溜走了。他是害怕K要向他盘问伯爵的情况，还是在这个他认为“绅士”的身上发现了什么破绽，因而害怕了呢？K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他望着挂钟说道：“我的助手们不久就要到了。你能给他们在哪儿安排一个住处吗？”

“当然，先生，”他说，“可是他们不会跟你一起住到城堡里去吗？”

难道客栈老板真是这么乐意把大有希望的顾客，特别是K这样的人放走，毫无条件地把他转让给城堡吗？

“这现在还说不定，”K说。“我得先弄清楚人家要我干的是什么工作，要是我必须在这下面村子里工作，比方这么说的话，那我在这儿住着也许更妥当一些。再说，我怕城堡里的生活我过不惯，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人。”

“你不了解城堡，”客栈老板悄悄地说。

“当然，”K回答道，“一个人的判断不应该下得过早。我眼下只知道他们懂得怎样挑选一个优秀的土地测量员。说不定也还有别的吸引人的东西吧。”说着，他站起来想摆脱面前这个客栈老板，因为这家伙正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哩。想要赢得他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K正要走出去，这时看见墙上一只暗淡无光的框架里有一



幅黑黝黝的肖像。他睡在靠近炉边的铺上时，早就打量过，可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望过去，根本看不清是什么，还以为是钉在木框上的一块普通底板呢。可是现在才看清楚，这原来是一幅画，是一个五十光景的男人的半身像。他的头低低地搭拉在胸前，低得连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又高又大的前额和结实的鹰勾鼻重得似乎使脑袋都抬不起来。由于这样的姿势，他那满腮的大胡子就都给下巴颏压住了，而且还往下披散。他的左手淹没在浓密的头发里，但是好像没法子把脑袋撑起来似的。“他是谁？”K问。“是伯爵吗？”他站在画像前面朝客栈老板转过身去。“不，”客栈老板说，“他是城守。”“这可真是一个漂亮的城守啊，”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没有教养的儿子。”“不，不，”客栈老板说，他把K拉近一点，凑着他的耳朵低低地说道，“昨天希伐若是吹牛，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副城守，而且是职位最低的一个。”在这会儿，K觉得客栈老板正像是一个小孩子似的。“这个坏蛋！”K笑了一笑说。可是客栈老板没有笑，他接下去说道：“可就说他的父亲，势力也就不小呢。”“你给我站远一点吧，”K说，“你以为谁都是有势力的，我，说不定也是有势力的，是吧？”“不，”他胆怯但又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可并不以为你有势力。”“你的眼睛可真厉害，”K说，“说实话，我可真的不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所以我认为我尊敬有势力的人并不比你差，只是我没有你那么老实，而且也不经常愿意承认这一点。”说罢，K在他的面颊上轻轻打了一下，为的是使他高兴起来，唤起他的友谊。这居然使他微微地笑了一下。他实在还很年轻哩，脸蛋儿挺嫩，几乎还没有长胡子；他怎么会娶上那个身材那么庞大、年岁比他大的妻子呢？从一扇小窗口里就能望见她裸露着胳膊肘儿在厨房里忙得直打转儿。K不想再勉强赢得他的信任了，再说也不愿意把自己最后